底盘—线路耦合: 合成基因回路设计新挑战

第一作者

单位1(到系所)

xxxx@xxxx.xxx

摘 要:随着合成基因回路结构的日益复杂,基因回路行为变得难以预测。经研究发现,基因回路和底盘细胞存在难以避免的耦合,而这种相互作用往往导致了底盘细胞生理状态的改变并影响回路功能。依照传统的工程化思想设计基因回路的方法进入了一个瓶颈。本文阐述了原核底盘细胞与基因回路耦合的作用机制以及相关的定量工作。并进一步介绍了通过建立数理模型和正交化、模块化等手段预测或减轻两者之间耦合效应的相关研究进展。

关键词: 大肠杆菌, 合成生物学, 系统生物学, 底盘细胞, 基因回路, 相互作用, 生物物理模型, 正交化, 模块化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本世纪初两项创造性的工作,拨动开关和压缩振荡子,利用工程化的思想设计人工基因回路并使其实现特定的生理功能。秉承这一思想,合成生物学在众多学科的交叉中诞生,逐渐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中受到广泛的关注。近二十年来该学科出现许多重要的突破:一方面,通过对基因组的挖掘,人类得到大量定量刻画的生物元件,并设计出了越来越复杂的基因逻辑回路,它们能响应特定的外界信号并输出预期的结果;另一方面,利用合成生物学工具,人类对生命系统的工作机理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在产业方面,大量具有高价值的复杂产物通过合成基因回路实现了工业化生产,有希望取代传统化工合成,降低对环境的破坏和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性。

尽管如此,我们对基因的解读能力仍处在较低的水平: DNA 序列提供的信息高度复杂,通过人工组合、设计的复杂基因回路放入到底盘细胞后,底盘细胞对特定信号的响应往往出乎我们的预期。细胞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存在许多细节是我们不清楚或难以定量描述的,而这些细节也是基因回路功能实现的重要环节。基因回路同底盘之间存在种种联系,回路功能依赖细胞的 DNA 复制系统、转录和翻译系统以及各种代谢产物前体。不同的菌株、不同的生长条件,都会对基因的表达量产生影响,而基因回路中不同基因的表达量决定了回路的输出结果: 同时,外源的基因回路的表达对

于底盘细胞而言是一种"负担",外源基因表达将占用有限的 DNA、RNA、蛋白质的 合成机器以及各种底物,这种资源上的占用将改变底盘细胞内源的基因表达,进而改 变底盘细胞的生理状态。因此,基因回路和底盘细胞两者存在天然的耦合。然而长期 以来,我们对合成基因的回路设计思路主要集中在单独元件的定量和预测上,忽略了 底盘细胞与基因回路元件之间的影响。所以,利用特定条件下的单个模体的定量数据 来预测不同工作背景下在底盘细胞内的行为会产生偏差,导致合成基因回路设计不可 避免的进入无限循环的"设计—构建—调试"中。不仅如此,许多工程菌,如环境治 理工程菌、肠道菌群改造工程菌等,其工作环境往往不是标准的实验室条件,底盘细 胞生理显然受环境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导致很多基因回路无法实现预期功能[1]。

基因回路设计进入到"瓶颈期"的同时,得益于系统生物学理论以及组学实验方 法的发展,近年来,许多工作使得我们对于底盘细胞生理的理解有了更加全局、定量 的认识。将底盘细胞的生理状态纳入到对基因回路行为的理解中,许多反直觉的问题 迎刃而解[2];同时,这些理论也被应用到了合成基因回路设计的实践中,给合成基因 回路设计带来了新的思路。除此之外通过开发正交性元件和通过更加精巧的模块化设 计也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3]。本文将梳理近年来合成基因回路与底盘 细胞相互耦合的理论研究,介绍底盘细胞与基因回路的相互作用,以及与之相关的定 量技术,并进一步介绍近年来关于解开底盘-回路耦合的成果。

2 底盘细胞和基因回路的相互作用

细胞通过一系列的生理生化过程从外界环境中摄取维持生长所需的物质,通过同 化作用转化为提供复制、转录、翻译和酶促反应等生物过程所需的资源。在不同底盘 细胞中,或者同一底盘在不同的环境和生长条件中,细胞会将其资源以不同的策略分 配给不同的环节,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其适应性[4-6],分配策略的变化会导致回路的响 应发生变化。同时基因回路作为外源基因, 会竞争各种共享资源, 如 RNA 聚合酶、核 糖体和氨基酸,以及各种生化反应所需的酶和能量^[7,8]对底盘细胞的生理状态产生影 响。而且不同回路模块之间同样也存在竞争,这种竞争同样会导致回路的输出不符合 预期 (图1 a)。本节我们将介绍关于回路-底盘相互作用的机制的研究成果,并讨论这 些机制带来的效应。

2.1 底盘细胞对基因回路的影响

不同生物底盘之间的基因背景差异会导致标准化的基因元件的输出结果的差 异[9, 10], 这为合成生物学的标准化设计提出了重大挑战。Moser 等研究指出转化到 不同大肠杆菌菌株中的 AND 逻辑门会有出现不同的表现[11]。同一培养条件在, AND 门回路在大肠杆菌 DS68637 中能够正常响应,而转入到 DH10B 菌株中却完全失去功 能。而不同营养成分的培养基以及不同的培养条件也会对基因元件的响应产生改变。 AND 门在 LB 培养基中对诱导剂的响应非常灵敏;而转入贫瘠培养基后,诱导剂的加入甚至使细胞停止生长。

除了底盘细胞基因型的差异以及培养环境差异对基因回路造成的影响之外,底盘细胞的生长速率也是影响回路功能的关键因素之一。细胞中蛋白的降解主要以细胞生长的方式对胞内蛋白进行稀释^[12],因此基因回路功能往往和底盘细胞生长速率相耦合。这种生长速率对基因回路的反馈作用,可能导致多种多样不可预知的结果。Tan等人分析了由自激活突变体 T7 RNA 聚合酶组成的基因回路,虽然该自激活过程是非协同的,但该回路的基因表达水平却呈现出双稳态。这一违反直觉的现象可以解释为,基因回路的表达引起了细胞生长速率的减慢,而同时细胞的生长对基因元件的表达存在着反馈调节,进一步增加蛋白的积累,从而实现了双稳态现象^[13]。

2.2 基因回路对底盘细胞的生长影响

人工基因回路的表达占用了底盘细胞生长代谢相关的资源,影响细胞的正常生长^[14]。外源基因回路对 RNA 聚合酶和核糖体^[15] 的竞争是导致这种压力的主要因素。当表达与生存不相关蛋白占细胞蛋白总量的约 30% 时,细胞会完全停止生长^[4,16]。除此之外,元件与底盘细胞的特异互作可能导致毒性,比如同代谢过程中的酶发生互作等。

另外,外源基因的表达甚至会引起底盘细胞的整体资源分配策略的改变。细胞本身存在动态调节分配策略的机制^[17, 18],当外源蛋白持续表达几代之后,大肠杆菌细胞可以利用 ppGpp 的调控机制,实现对全局性资源的重新分配^[18]。当 ppGpp 水平变得太高或太低时,细胞生长都会受到抑制。较高的 ppGpp 水平通过直接抑制核糖体合成来抑制细胞生长。相反,由于来自核糖体过量生产的资源竞争,较低的 ppGpp 水平可通过限制代谢蛋白的表达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在引入外源基因回路的条件下,外源蛋白的持续表达使核糖体的生产达到顶峰,同时 ppGpp 的积累量也很低,这导致了核糖体的合成被调整以应对额外的蛋白质产生负荷。

2.3 基因回路内部不同模块之间存在竞争

基因回路中不同的模块之间也会竞争细胞资源^[19,20]。当一个回路外源回路中的基因都在争夺这些有限的资源时,基因之间就会产生非预期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可以极大地改变基因回路的预期行为,导致实验结果与模型预测完全不符。例如,Qian 等人的工作表明,当两个激活模块单独存在时,希尔函数可以很好的吻合实验结果。但是将两个模块串联形成更复杂的体系后,理论预测的结果甚至和实验结果完全相反^[21]。

除了上述三种竞争效应外,底盘细胞和基因回路的互作还给耦合系统带来了一系 列其他效应,例如,增加同基因群体的异质性,降低遗传稳定性以及毒性效应。

2.4 基因回路导致底盘细胞生理异质性增强

即使是相同基因型的细胞,在生长分裂等动态过程以及各种生理生化过程都存 在噪声,造成了表型多样性。研究表明,这种差异往往随着生长速率的减小而变得显 著[22, 23]。因此,外源基因的表达使得这种扰动变得更加明显,从而导致底盘细胞的生 理异质性增强。而这种异质性导致一小部分表达量相对较低的细胞获得相对较快的生 长速度。这类细胞便可以在不断的传代培养中取得优势,最终导致合成基因回路的失 效[13](图1 b)。另外,在细菌细胞中,资源的分配比例也可能会随着个体的差异而不同。 例如,外源基因和底盘细胞基因往往公用大肠杆菌内源降解系统 ClpXP,过量表达的 蛋白可能导致"排队效应"。这一随机的分配过程导致细胞的异质性的增强[19]。

2.5 系统的遗传稳定性降低

细胞的生长压力带来的负向筛选作用会减弱人工基因回路的遗传稳定性。研究表 明合成回路功能可以给细胞带来很大的适应性劣势(fitness disadvantage)[24],并且发 生适应性进化以减轻与表达外源蛋白质相关的代谢负荷或毒性。基因回路给底盘细胞 带来压力同时导致底盘细胞生长速度往往低于野生型菌株,而突变导致的含有失效的 基因回路的菌株往往具有更好的适应性,这样一来,在连续培养的过程中,带有期望 功能的合成菌株会逐渐失去优势。Sleight 等人[24] 评估了带有不同的调控元件的三种 荧光蛋白在大肠杆菌中的遗传稳定性,发现表达量低和带有更少重复序列的基因回路 具有更好的遗传稳定性(图1 c)。重复序列容易导致基因重组进而导致序列丢失,因此 有必要建立更大的优质元件库,减少元件在同一基因回路中的重复使用。同时在设计 的环节中加入同源序列检查的过程,避免元件组合的过程中产生意外的同源序列。

2.6 基因回路导致的细胞的毒性

在基因线回路的测试过程,往往会发现有些基因元件或回路会导致细胞形态发生 变化,如纤维化。一般认为这种现象是由基因回路与细胞的一些生理过程发生了意外 相互作用引起的。一种可能是, 异源 DNA 中存在一些意外的功能序列。如, dnaA box 会严重影响细菌的分裂[25]; 另外, 富含 AT 序列的 DNA 序列可能是意外的启动子, 高 频的转录占用了细胞大量 RNAP,造成 RNAP 不足[26]。另外,外源基因的表达产物也 可能与底盘细胞的基因组意外的互作,例如 TetR 家族中一些阻遏的蛋白异常调节底 盘细胞的基因表达[27,28]。高表达 dCas9 也会严重影响细胞生理。组学实验发现 dCas9 蛋白在高表达水平下,能够非特异性结合到基因组上影响部分基因的转录水平[29](图1 d),导致细胞生长速率的急剧下降和细胞形态的纤维化。另外,也有实验表明 gRNA 只含有9碱基与目标位点匹配的情况下,也能有效结合到基因组上引起转录下调[30]。 目前,还没有系统性的定量毒性的方法,对于这些意外的互作情况,使用组学技术, 如 RNA-seq 等,可以有效地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基因表达与细胞生长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对这些关系的认识可

以提高对基因回路行为认识和预测,为合成基因回路的理性设计提供指导。基于上述实验证据,很多数学模型被用于描述这些机制,以进一步解释更复杂的生理现象。

3 对合成基因回路与底盘细胞耦合效应的预测

由于底盘细胞与基因回路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近年来不少工作利用数学模型解释了不同生长速度和药物作用下的细胞的行为[4],将基因回路与底盘同时纳入到模型的框架中,使得许多基因回路失效的案例得到了解释,并为下一步底盘改造提供了方向。本节我们将介绍近年来出现的代表性的工作,介绍它们如何用生物物理模型去预测耦合效应。

虽然,用生物物理模型描述回路与底盘互作是近十几年随着合成生物学而兴起的工具,但模拟细胞内全部或主要生理过程的思想在 1979 年就有报道^[31]。从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伴随着组学技术、生物定量技术的发展以及运算能力的提高,出现了全盘考虑所有已知生化过程的数学模型,其被称为全细胞模型(whole cell model)^[32-34]。也有忽略大部分生化过程,仅考虑关键的几个生化过程的粗粒化的模型(coarse-grained model)^[4,35,36]。

基于基因组的全细胞模型

随着组学技术的兴起,构建全细胞模型的想法自然而然的产生,自 2000 年以来经历了构建全基因组网络结构、整合组学数据阶段^[32],到目前拥有一定的预测能力。2012 年 KarrJ 等人基于组学数据对 Mycoplasma genitalium 进行全细胞建模,通过对细胞周期中的每个注释过的基因产物及反应都建立了描述性的方程,该模型可以对基因组各基因与转录因子之间的互作等诸多细胞行为做出预测,在这基础上通过对单基因扰动的模拟发现了已注释基因的新功能^[34]。除了 Mycoplasma genitalium 以外,全细胞领域另一个比较成熟的生物模型是大肠杆菌模型,有研究以它为对象尝试建立对应全细胞模型,成功预测大部分基因或环境扰动对生长速度的影响,但是文中也表明对应注释和实验数据的缺乏是该领域面临的很棘手的问题^[37]。即使如此,以全细胞模型为背景,很多工作专注一些特殊事件的研究也取得了很有意思的结果。有研究以 DnaA 为机制,预测了 DNA 复制时间(C期)同生长速率之间的关系,并同实验数据较为符合,并进一步提出了关于 DnaA 结合位点同生长速率调控之间的关系^[38]。有研究从全细胞模型出发关于噪音对基因开关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生长状态对噪音大小存在影响,由于转录翻译元件扩散速度慢和自我复制特性会产生正反馈机制,导致快速生长条件下的细胞存在更大的噪音^[39]。

全细胞模型中涉及的参数数量来源庞杂,*Mycoplasma genitalium* 的全细胞模型中整理了900 篇文献中的1900 个参数,包括分子和蛋白浓度、DNA 蛋白质亲和力大小、RNA 蛋白质降解速率、超螺旋程度影响等,还有更多的过程参数需要通过流平衡分析(Flux Balance Analysis)^[40]、随机过程等数学手段推断得出^[41]。实验测得的参数由

于条件不统一,无法直接套用,还需要自己去重新测定,数学模型也需要在多个层面上对模型进行整合,需要很好的数学基础。因此全细胞模型的构建虽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但是确实是一项非常昂贵且要求很高的工作。与此同时,从"一切从简"的观点出发的粗粒化模型成为了与之互补的另一条途径。

粗粒化模型

粗粒化模型是希望通过一些简化模型,抓住所关注问题的核心机制,来对现象进行解释。早期细胞生理学家通过粗粒化模型想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预测特定环境下的细胞生长速度。然而单纯从营养物质能量大小出发,无法解释实验结果,于是科学家们注意到前体代谢物对生长的关键作用以及蛋白质合成和底物之间的调节效应,相关内容总结于^[42],这算是最初的粗粒化模型。而 Scott 等人基于实验现象,进一步将蛋白质组分为核糖体相关部分、代谢部分和其它部分,通过构建粗粒化模型得以解释实验中观察得到的现象^[4]。2015 年 Weiße 等人又系统性地从能量角度整合 Scott 的研究结果并精简了相关因素,对细胞生长做出了更为准确的预测,并进一步讨论了其中回路与宿主之间的作用机制^[35]。2017 年,Liao 等人引入 ppGpp 作为全局调控因子,进一步对营养物质切换时细胞生长的实验现象进行了解释,并且引入了更多的竞争机制成功解释了基因回路相关的实验现象^[36]。粗粒化模型对细胞生理行为的描述越发准确,并且细胞与回路之间的互作也被越来越多的考虑到其中。

粗粒化模型的参数数量比全细胞模型的要少得多,Liao 等人的关于大肠杆菌的粗粒化模型中的参数仅 97 个,实验测得有 52 个,其中部分参数相对稳定,不需要重复测量,可解释性和可实现性方面比全细胞模型更具有优势^[36]。

其实本质上全细胞模型和粗粒化模型只是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向,全细胞模型是自下而上的逐一还原生化细节来构建完整细胞模型,而粗粒化模型是自上而下的对细胞进行总结进而构建。或许未来某个时刻这两条回路最终会到达一个终点,伴随着自动化实验技术的成熟,发展出一套成熟的细胞模型刻画体系,加快生物资源开发效率。

4 减弱和规避合成基因回路与底盘细胞之间的耦合

通过生物物理模型,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理解回路—底盘耦合的根源。减弱或者规避这种耦合可以大幅降低预测、构建大规模基因回路的难度。目前主要有两种思路,回路元件正交化和设计模块化。前者通过人工的改造和导入各个层次上的正交元件(包括正交 DNA 碱基,正交 rRNA、tRNA、mRNA 和正交蛋白质),来减弱甚至最终消除回路与细胞之间的耦合效应;后者通过基因互作拓扑结构的设计,来增强回路本身鲁棒性,减少其受宿主本身状态影响的效果。

4.1 合成基因回路正交化

正交化希望实现维持回路其内部的逻辑调控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其内部元件与元件之间,以及元件与底盘细胞自身系统的不必要的交互。基因回路会不可避免地使用底盘细胞的各种资源,在特定情况下也需要建立与底盘细胞系统的接口,比如在进行天然产物的生产中,将对底盘细胞原有的代谢网络进行连接。正交化基因回路,减少了与底盘细胞的过多交互,则在进行模拟预测的时可以减少参数,提高系统的可预测性。通过在基因库中挖掘,正交化的 DNA 复制、转录、翻译系统也不断涌现出来,正交中心法则系统这一概念也被提出。正交中心法则系统希望中心法则中涉及的生物合成过程使用一套正交的系统完成,可以类比为计算机科学中虚拟机的概念[43]。

正交转录机器则早已广泛在合成生物领域使用,噬菌体 RNA 聚合酶便是使用最多的元件,这类 RNA 聚合酶识别特定的启动子序列进行转录,大多为单体酶,且具有很强的转录活性。同时他们也容易被改造成为蛋白相互作用层次的逻辑门,例如对其结构域进行分割,融合其他类型的蛋白或结构域可以丰富其功能,例如,感光 T7 RNAP^[44,45]。类似的,将 RNA 聚合酶与 DNA 识别结构域与锌指蛋白(ZFNs),转录样激活因子(TALENs)或 CRISPR Cas 蛋白等具有可设计能力的蛋白进行组合,可以扩展其使用的范畴,例如,拓展其转录动力学范围^[46]。另一类正交转录系统则基于 σ 因子,利用不同来源的 ECF σ 因子,通过共享 RNA 聚合酶的核心酶库,不同家族的 ECF σ 因子对启动子的序列的不同亲和性,可以设计出正交的 ECF σ 因子组合,实现在转录层面的绝缘^[47]。蛋白的翻译涉及到大量复杂的生物过程,通过理性化和定向进化等手段,近年来也取得大量的进展。改造氨酰 tRNA 合成酶可以将非天然氨基酸引入到蛋白的序列中,有希望给蛋白带来更多样的生理功能;全合成基因组的手段,成功将 64 种密码子压缩到了 61 种,为编码非天然氨基酸打下了基础^[48]。通过改变核糖体 168 rRNA 的序列,可以得到正交核糖体,识别非典型的 RBS 序列,从而绝缘合成基因回路和底盘细胞的基因表达^[49,50]。

转录因子是合成基因回路设计中主要承担逻辑运算的元件,这类元件识别特定的序列激活或抑制下游基因的转录,未经正交化的转录因子存在交叉识别对应结合位点的风险。另外,结合到管家基因相关的 DNA 序列上可能影响细胞正常代谢,产生毒性。目前转录因子除了典型的阻遏蛋白和激活蛋白,还有具有识别序列功能的蛋白,如 dCas9、TALENs 等,但是这类蛋白往往具有细胞毒性。正交化设计的 dCas9_Phlf 突变了 dCas9 的 PAM 识别区并融合阻遏蛋白 Phlf,可以增强其特异性并减少毒性,使细胞能耐受更高的表达量^[51]。另外,通过定向进化等手段对阻遏蛋白进行优化,也有助于降低细胞毒性^[52]。

4.2 模块化基因回路

合成生物学的一大愿景是实现基因元件的即插即用^[53],即通过对基因元件的排列组合实现复杂的调控网络。传统的模块化主要是指元件模块化,即对启动子、编码序

列、终止子等功能序列定义其边界,将他们独立出来。除了在元件设计过程中的模块 化,更高层次的功能回路模块化方案最近备受关注。功能回路模块化将功能回路,例 如逻辑门等,看作一个功能单元,通过合理的设计使每一个实现特定功能的回路的输 入输出水平在插入到基因回路中时不受外部参数影响而发生变化[3]。基因回路中各个 功能模块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由转录因子来实现,而转录因子与下游模块的作用,例 如结合到基因位点将导致游离转录因子浓度, 进而扰动上游模块; 对于底盘细胞而言, 基因回路对转录翻译资源的消耗,将改变细胞生长速度以及各种资源库的总量,进而 又影响了基因线中的各种动力学参数,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回溯效力(retroactivity)^[21], 回溯效力的存在导致功能模块之间以及功能模块与细胞生理发生干扰,导致随着基 因回路增加,功能模块的动力学属性发生变化。如何能够消除或规避回溯效力,实现 回路的功能模块化呢? 控制理论中反馈控制和非协同前馈环(incoherent feedforward loop, iFFL) 为功能模块化提供了思路。在原先的功能模块中加入一个控制器,来执行 反馈调节功能或与原先模块组成一个非协同前馈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负反馈调节可以使基因回路的稳态输出水平仅与自生元件的动力学性质决定,而 不受基因表达生成和稀释速率影响。当前大量基于反馈控制的解决方案已经被应用到 基因回路的设计上,可以归结为局部水平和全局水平两类(图3)。

局部水平的反馈策略主要着眼于功能模块输出本身的稳定性,希望利用负反馈系 统来隔离模块与模块之间,以及模块与底盘细胞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使用转录后 调控元件 sRNA 形成负反馈环,使每一模块的稳态表达水平都得以固定,使得它们对 来自资源竞争产生的扰动具有抵抗的能力 (图3 b)[54]。Aoki 等人则采用了对偶积分反 馈的策略,在保证了模块输出抗扰动能力同时,还模的块稳态输出水平是动态可调的 (图3 c)^[55]。

基于全局的资源调控反馈策略能够根据基因回路表达带来的负担对所需的资源 进行调控。这样的模块化策略还可以与正交系统联用。例如, 正交核糖体基因表达系 统中加入反馈控制模块,能够实现对正交核糖体与内源核糖体比例的动态分配,使正 交核糖体的比例按需分配给基因回路,减轻基因回路内部的资源竞争带来的耦合(图3 $e)^{[56]}$.

另一种反馈策略则由宿主生理状态决定,根据代谢压力的大小来决定外源基因的 表达。通过实验筛选出外源基因高表达时转录水平上调的启动子,利用这类启动子激 活下游基于 dCas9 的转录抑制系统,从而确保外源基因回路对细胞的压力维持在一个 较低的水平 (图3 d)[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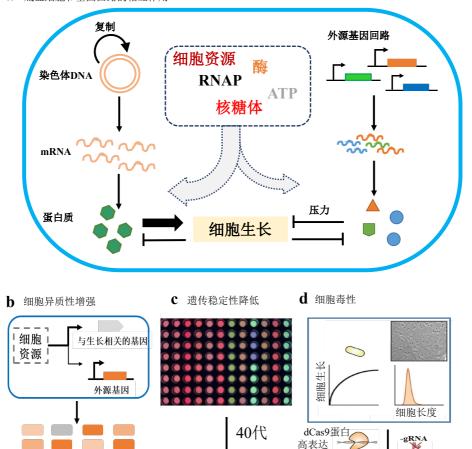
正反馈回路虽然无法使模块的输出水平更加稳定,但也有独特的用处。在代谢工 程领域,为了增强基因回路的遗传稳定性,会利用与生理状态偶联的正反馈回路(图3 f),这一策略使得表达目的产物的个体具有生长优势[58,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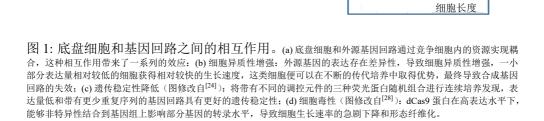
除了反馈环这一策略外,另一种基于转录调控的模块化手段则采用了非协调前馈 环,Segall-Shapiro等人通过对iFFL模体的分析,指出当iFFL模体中阻遏蛋白无协同 效应时,稳态下模体的输出将为一个常数而不依赖基因的拷贝数、细胞生长速度,通 过这一简单的策略,可以使基因在不同拷贝数下实现稳定表达(图3g)[60]。

5 总结与展望

过去 20 年来,合成生物学领域涌现出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证明了利用合成生物学理论、方法改造生命为人类所用的可行性。未来,合成基因回路需要能够适应更多的遗传背景迥异的底盘细胞,以及更加复杂多变的使用环境。然而,由于我们对底盘细胞缺乏更系统、全面的认识,导致更为复杂的人工生命系统的开发工作效率低下。本文总结了当前关于细胞生理定量,底盘细胞与底盘细胞相互耦合的机制,以及如何避免因耦合引起的基因回路失效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我们认为在未来应当注重: 1. 更加系统、定量化的底盘细胞生理研究,理清底盘细胞在各种条件下,如逆境、非稳态,的资源调控机制,扩大研究的底盘细胞的种类; 2. 挖掘、定量、优化更多的正交基因调控元件,阐明不同遗传背景的底盘细胞基因元件的性能; 3. 开发更加精准、高通量的定量手段,利用多层次的组学技术,为定量刻画底盘细胞—基因回路相互作用机制提供更加可靠、全面的数据; 4. 建立更加精准的模型预测框架,包括: 将底盘细胞与回路的模型描述整合在一起,增强基因回路行为的可预测性; 以及从 DNA 序列生成环节出发,检查序列组合中意外产生的功能序列,如 dnaA 结合序列、启动子、转录因子结合序列等; 5. 规避"非预期"的底盘细胞与基因回路相互作用的解决方案,如利用反馈控制机制设计更加模块化的基因回路。

a 底盘细胞和基因回路的相互作用





细胞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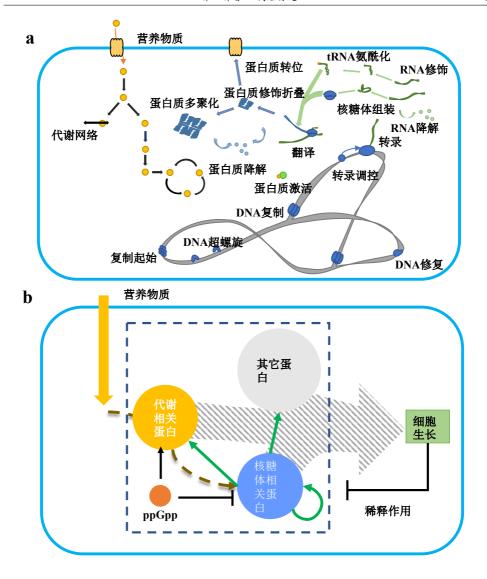


图 2: 全细胞模型与粗粒化模型涉及细胞生理过程示意图。(a) 全细胞模型所涉及细胞生理过程,其几乎涵盖了所有已知的生理反应,通过数学手段对每个反应进行描述并整合成 28 个分区最终合并成完整的细胞模型(图修改自^[34])(b) 粗粒化模型所涉及细胞生理过程,目前普遍接受的概念是将蛋白质组分成三组:核糖体相关蛋白,代谢相关蛋白和其它蛋白,细胞生长主要是由于蛋白质的增长导致,主要耗能过程为转录及翻译,以 ppGpp 为代表的调控机制平衡转录翻译所需的前体物质生产和转录翻译速率(图修改自^[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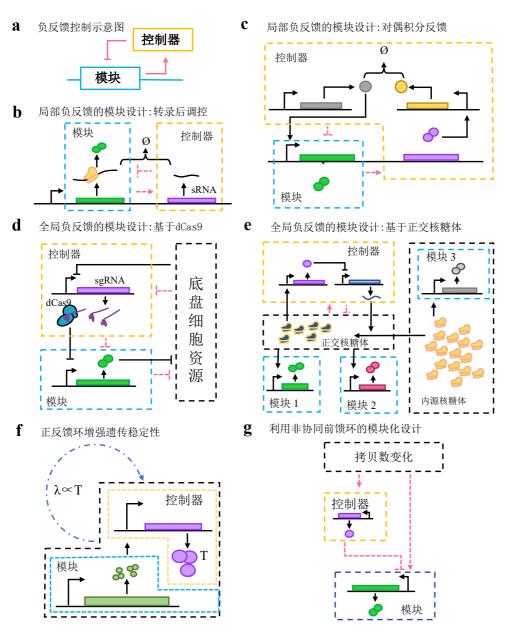


图 3: 模块化的基因回路设计。更高层次的模块化将基因回路中负责不同功能的局部回路称之为模块,(a)中代表了一个负反馈环,蓝色实线框内代表功能模块,黄色实线框内代表控制器,主要负责调节功能模块,是局部水平负反馈(b、c)的基本模块;基于转录后调控的局部负反馈设计(b),与输出模块一同转录的 sRNA 是报告基因基因(绿色)序列反义序列,与mRNA 结合,引发降解,使报告基因的表达水平与底盘细胞生理解耦合;基于对偶积分反馈的模块化设计(c)则靠控制器内的两个相互拮抗蛋白产物(灰色和黄色)来实现负反馈;全局反馈控制系统(d、e),不同于局部反馈系统,控制器直接感知底盘细胞的资源,(d)中控制器内转录 sgRNA 的启动子能响应细胞的压力,当模块中外源表达升高时,转录水平上调,sgRNA 与胞内组成表达的 dCas9 蛋白结合,靶向输出模块内的启动子形成负反馈调节,正交翻译系统首先可以将模块3和其余输出模块解耦合,控制器可以稳定正交核糖体(o-ribosome)的胞内浓度,可以给模块1和模块2提供相对充足的翻译资源,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模块1和模块2之间对资源的竞争。(f)为生长偶联的正反馈环,输出模块的产物可以激活控制器转录对于底盘而言为关键基因的下,下的表达水平与底盘细胞的生长速度正相关,可以自然淘汰无法或表达过低的个体,增强了遗传稳定性。(g)为利用 iFFL 设计的可以减少基因拷贝数引起的基因表达水平变化,拷贝数的增加直接使控制器和输出模块的转录水平升高,控制器的产物 TALEs 蛋白靶向模块内的启动子,由于需要蛋白翻译、成熟等步骤,造成拷贝数的激活作用与 TALEs 的抑制存在时间差。

参考文献

- [1] CARDINALE S, ARKIN A P. Contextualizing context for synthetic biology identifying causes of failure of synthetic biological systems[J]. Biotechnol. J., 2012, 7(7): 856-866.
- [2] BOADA Y, VIGNONI A, OYARZÚN D, et al. Host-circuit interactions explain unexpected behavior of a gene circuit.[J]. IFAC-PapersOnLine, 2018, 51(19): 86-89.
- [3] GRUNBERG T W, DEL VECCHIO D. Modular Analysis and Design of Biological Circuits[J]. Curr. Opin. Biotechnol., 2020, 63: 41-47.
- [4] SCOTT M, GUNDERSON C W, MATEESCU E M, et al. Interdependence of Cell Growth and Gene Expression: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J]. Science, 2010, 330(6007): 1099-1102.
- [5] YOU C, OKANO H, HUI S, et al. Coordination of bacterial proteome with metabolism by cyclic AMP signalling[J]. Nature, 2013, 500(7462): 301-306.
- [6] HUI S, SILVERMAN J M, CHEN S S, et al. Quantitative proteomic analysis reveals a simple strategy of global resource allocation in bacteria[J]. Mol. Syst. Biol., 2015, 11(2): 784.
- [7] BORKOWSKI O, CERONI F, STAN G B B, et al. Overloaded and stressed: whole-cell considerations for bacterial synthetic biology[J]. Curr. Opin. Microbiol., 2016, 33: 123-130.
- [8] TOWBIN B D, KOREM Y, BREN A, et al. Optimality and sub-optimality in a bacterial growth law[J]. Nat. Commun., 2017, 8: 1-8.
- [9] CARDINALE S, JOACHIMIAK M P, ARKIN A P. Effects of genetic variation on the e. coli host-circuit interface[J]. Cell Rep., 2013, 4(2): 231-237.
- [10] VILANOVA C, TANNER K, DORADO-MORALES P, et al. Standards not that standard[J]. J. Biol. Eng., 2015, 9(1): 17.
- [11] MOSER F, BROERS N J, HARTMANS S, et al. Genetic circuit performance under conditions relevant for industrial bioreactors[J]. ACS Synth. Biol., 2012, 1(11): 555-564.
- [12] HINTSCHE M, KLUMPP S. Dilu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description of growth-rate dependent gene expression[J]. J. Biol. Eng., 2013, 7(1): 22.
- [13] TAN C, MARGUET P, YOU L. Emergent bistability by a growth-modulating positive feedback circuit[J]. Nat. Chem. Biol., 2009, 5(11): 842-848.

- [14] CARBONELL-BALLESTERO M, GARCIA-RAMALLO E, MONTAÑEZ R, et al. Dealing with the genetic load in bacterial synthetic biology circuits: Convergences with the Ohm's law[J]. Nucleic Acids Res., 2016, 44(1): 496-507.
- [15] LIU Q, SCHUMACHER J, WAN X, et al. Orthogonality and Burdens of Heterologous and Gate Gene Circuits in E. coli[J]. ACS Synth. Biol., 2018, 7(2): 553-564.
- [16] VIND J, SØRENSEN M A, RASMUSSEN M D, et al. Synthesis of proteins in Escherichia coli is limited by the concentration of free ribosomes: Expression from reporter genes does not always reflect functional mRNA levels[J]. J. Mol. Biol., 1993, 231(3): 678-688.
- [17] SHACHRAI I, ZASLAVER A, ALON U, et al. Cost of Unneeded Proteins in E. coli Is Reduced after Several Generations in Exponential Growth[J]. Mol. Cell, 2010, 38(5): 758-767.
- [18] ZHU M L, DAI X F. Growth suppression by altered (p)ppGpp levels results from non-optimal resource allocation in Escherichia coli[J]. Nucleic Acids Res., 2019, 47(9): 4684-4693.
- [19] COOKSON N A, MATHER W H, DANINO T, et al. Queueing up for enzymatic processing: Correlated signaling through coupled degradation[J]. Mol. Syst. Biol., 2011, 7(1).
- [20] GYORGY A, JIMÉNEZ J I, YAZBEK J, et al. Isocost Lines Describe the Cellular Economy of Genetic Circuits[J]. Biophys. J., 2015, 109(3): 639-646.
- [21] QIAN Y, HUANG H H, JIMÉNEZ J I, et al. Resource Competition Shapes the Response of Genetic Circuits[J]. ACS Synth. Biol., 2017, 6(7): 1263-1272.
- [22] THOMAS P, TERRADOT G, DANOS V, et al. Sources, propagation and consequences of stochasticity in cellular growth[J]. Nat. Commun., 2018, 9(1): 4528.
- [23] KIM J, DARLINGTON A, SALVADOR M, et al. Trade-offs between gene expression, growth and phenotypic diversity in microbial populations[J]. Curr. Opin. Biotechnol., 2020, 62: 29-37.
- [24] SLEIGHT S C, SAURO H M. Visualization of evolutionary stability dynamics and competitive fitness of Escherichia coli engineered with randomized multigene circuits[J]. ACS Synth. Biol., 2013, 2(9): 519-528.
- [25] KIMELMAN A, LEVY A, SBERRO H, et al. A vast collection of microbial genes that are toxic to bacteria[J]. Genome Res., 2012, 22(4): 802-809.
- [26] LAMBERTE L E, BANIULYTE G, SINGH S S, et al. Horizontally acquired AT-rich genes in Escherichia coli cause toxicity by sequestering RNA polymerase[J]. Nat. Microbiol., 2017, 2(January): 1-9.

- [27] STANTON B C, NIELSEN A A K, TAMSIR A, et al. Genomic mining of prokaryotic repressors for orthogonal logic gates[J]. Nat. Chem. Biol., 2014, 10(2): 99-105.
- [28] HASNAIN A, BECKER D, SIBA A, et al. A data-driven method for quantifying the impact of a genetic circuit on its host[J]. BioCAS 2019 Biomed. Circuits Syst. Conf. Proc., 2019: 1-4.
- [29] CHO S, CHOE D, LEE E, et al. High-Level dCas9 Expression Induces Abnormal Cell Morphology in Escherichia coli[J]. ACS Synth. Biol., 2018, 7(4): 1085-1094.
- [30] CUI L, VIGOUROUX A, ROUSSET F, et al. A CRISPRi screen in E. coli reveals sequence-specific toxicity of dCas9[J]. Nat. Commun., 2018, 9(1): 1-10.
- [31] SHULER M L, LEUNG S, DICK C C. 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the Growth of a Single Bacterial Cell[J]. Ann. N. Y. Acad. Sci., 1979, 326(1): 35-52.
- [32] TOMITA M, HASHIMOTO K, TAKAHASHI K, et al. E-CELL: Software environment for whole-cell simulation[J]. Bioinformatics, 1999, 15(1): 72-84.
- [33] CARRERA J, COVERT M W. Why Build Whole-Cell Models?[J]. Trends Cell Biol., 2015, 25(12): 719-722.
- [34] KARR J R, SANGHVI J C, MACKLIN D N, et al. A Whole-Cell Computational Model Predicts Phenotype from Genotype[J]. Cell, 2012, 150(2): 389-401.
- [35] WEIßE A Y, OYARZÚN D A, DANOS V, et al. Mechanistic links between cellular trade-offs, gene expression, and growth[J].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5, 112(9): E1038-E1047.
- [36] LIAO C, BLANCHARD A E, LU T. An integrative circuit host modelling framework for predicting synthetic gene network behaviours[J]. Nat. Microbiol., 2017, 2(12): 1658-1666.
- [37] CARRERA J, ESTRELA R, LUO J, et al. An integrative, multi-scale, genome-wide model reveals the phenotypic landscape of E scherichia coli [J]. Mol. Syst. Biol., 2014, 10(7): 735.
- [38] ATLAS J C, NIKOLAEV E V, BROWNING S T, et al. Incorporating genome-wide DNA sequence information into a dynamic whole-cell model of Escherichia coli: Application to DNA replication[J]. IET Syst. Biol., 2008, 2(5): 369-382.
- [39] ROBERTS E, MAGIS A, ORTIZ J O, et al. Noise contributions in an inducible genetic switch: A whole-cell simulation study[J]. PLoS Comput. Biol., 2011, 7(3): e1002010.
- [40] KAUFFMAN K J, PRAKASH P, EDWARDS J S. Advances in flux balance analysis[J]. Curr. Opin. Biotechnol., 2003, 14(5): 491-496.

- [41] BABTIE A C, STUMPF M P. How to deal with parameters for whole-cell modelling[J]. J. R. Soc. Interface, 2017, 14(133): 20170237.
- [42] MARR A G. Growth rate of Escherichia coli[J]. Microbiol. Rev., 1991, 55(2): 316-333.
- [43] LIU C C, JEWETT M C, CHIN J W, et al. Toward an orthogonal central dogma[J]. Nat. Chem. Biol., 2018, 14(2): 103-106.
- [44] HAN T, CHEN Q, LIU H. Engineered Photoactivatable Genetic Switches Based on the Bacterium Phage T7 RNA Polymerase[J]. ACS Synth. Biol., 2017, 6(2): 357-366.
- [45] BAUMSCHLAGER A, AOKI S K, KHAMMASH M. Dynamic Blue Light-Inducible T7 RNA Polymerases (Opto-T7RNAPs) for Precise Spatiotemporal Gene Expression Control[J]. ACS Synth. Biol., 2017, 6(11): 2157-2167.
- [46] MCCUTCHEON S R, CHIU K L, LEWIS D D, et al. CRISPR-Cas Expands Dynamic Range of Gene Expression From T7RNAP Promoters[J]. Biotechnol. J., 2018, 13(5).
- [47] RHODIUS V A, SEGALL-SHAPIRO T H, SHARON B D, et al. Design of orthogonal genetic switches based on a crosstalk map of σ s, anti- σ s, and promoters[J]. Mol. Syst. Biol., 2013, 9(1): 702.
- [48] FREDENS J, WANG K, de la TORRE D, et al. Total synthesis of Escherichia coli with a recoded genome[J]. Nature, 2019.
- [49] RACKHAM O, CHIN J W. A network of orthogonal ribosome mrna pairs[J]. Nat. Chem. Biol., 2005, 1(3): 159-166.
- [50] AN W, CHIN J W. Synthesis of orthogonal transcriptiontranslation networks[J].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09, 106(21): 8477-8482.
- [51] ZHANG S Y, VOIGT C A. Engineered dCas9 with reduced toxicity in bacteria: Implications for genetic circuit design[J]. Nucleic Acids Res., 2018, 46(20): 11115-11125.
- [52] MEYER A J, SEGALL-SHAPIRO T H, GLASSEY E, et al. Escherichia coli "Marionette" strains with 12 highly optimized small-molecule sensors[J]. Nat. Chem. Biol., 2019, 15(2): 196-204.
- [53] ENDY D. Foundations for engineering biology[J]. Nature, 2005, 438(7067): 449-453.
- [54] HUANG H H, li QIAN Y, DEL VECCHIO D. A quasi-integral controller for adaptation of genetic modules to variable ribosome demand[J]. Nat. Commun., 2018, 9(1): 5415.
- [55] AOKI S K, LILLACCI G, GUPTA A, et al. A universal biomolecular integral feedback controller for robust perfect adaptation[J]. Nature, 2019, 570(7762): 533-537.
- [56] DARLINGTON A P S, KIM J, JIMÉNEZ J I, et al. Dynamic allocation of orthogonal ribosomes facilitates uncoupling of co-expressed genes[J]. Nat. Commun., 2018, 9(1): 695.

- [57] CERONI F, BOO A, FURINI S, et al. Burden-driven feedback control of gene expression[J]. Nat. Methods, 2018, 15(5): 387-393.
- [58] RUGBJERG P, SARUP-LYTZEN K, NAGY M, et al. Synthetic addiction extends the productive life time of engineered Escherichia coli populations[J].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8, 115(10): 2347-2352.
- [59] XIAO Y, BOWEN C H, LIU D, et al. Exploiting nongenetic cell-to-cell variation for enhanced biosynthesis[J]. Nat. Chem. Biol., 2016, 12(5): 339-344.
- [60] SEGALL-SHAPIRO T H, SONTAG E D, VOIGT C A. Engineered promoters enable constant gene expression at any copy number in bacteria[J]. Nat. Biotechnol., 2018, 36(4): 352-358.

Host-circuit Coupling: Toward a New Framework of Genetic Circuit Design

First Author

affiliation 1
another affiliation
xxxx@xxxx.xxx

Abstract

With the complexity of genetic circuits, the behavior of genetic circuits becomes unpredictable. Under research, an unavoidable coupling between the circuits and host cell was discovered, which changes the physiology state of host and influence the function of circuit. Traditionally applying engineering discipline to genetic circuit design has become a bottleneck. In this review, we introduce the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 prokaryotic host cell and genetic circuits, together with some related quantitative works. The attempts to predict or reduce the coupling effects by modeling, orthogonalization and modular design are also summurized.